

共學社史學叢書

新會梁啟超著

清代學術概論

(中國學術史第五種)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佛學史卷上

●新會梁啟超著●

陽歷二月內出版

梁任公先生所著中國學術史凡五種。清代學術概論其第五種也。餘四種擬於本年內完成。現已脫稿付印者。爲第三種中國佛學史之上卷。凡十萬言。分五大章。言佛教源流。至爲詳晰。學界諸君。當以先觀爲快也。其目錄如下。

- ▲第一章 印度佛教小史
- ▲第二章 中國佛教沿革興衰說略
- ▲第三章 佛教與西域
- ▲第四章 中國印度交通
- ▲第五章 翻譯事業

元(559)

A Critical Survey of Chinese Thoughts
Vol. V. Writers of the Ching Dynast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初版

(清代學術概論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新會梁啟超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廬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序

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既竣，乃徵序於新會，而新會之序，量與原書埒，則別爲清學概論，而復徵序於震。震惟由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爲客觀之歸納，清學之精神，與歐洲之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者焉。雖然，物質之進步，遲遲至今日。雖當世士夫大聲以倡科學，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

且吾於清學發達之歷史中亦有數疑問：

一、耶穌會挾其科學東來，適當明清之際，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測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實地矣。循是以發達，則歐學自能逐漸輸入，顧何以康熙以後，截然中輟，僅餘天算，以維殘壘？

二、致用之學，自亭林以迄顧李，當時幾成學者風尚。夫致用云者，實際於民生有利之謂也。循是以往，亦物質發達之門，顧何以方向轉入於經典攷據者，則大盛，而其餘獨不發達，至高者，勉爲附庸而已。

三、東原理欲之說，震古礫今，此真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享樂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於防川」，茲言而在中國，豈非奇創。顧此說獨爲當時所略視，不惟無贊成者，且并反對之聲而不揚，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於船堅礮利，乃設製造局，譯西書，送學生，振振乎有發達之勢矣。顧今文學之運動，距製造局之創設，後二十餘年，何以通西文者，無一人能參加此運動。而變法維新，立憲革命，之說起，則天下翕然從之，奪格致化學之席，而純正科學，卒不揚？

此其原因有原於政治之趨勢者，清以異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學，必遭時忌，故藉樸學以自保，此其一也。康熙末年，諸王相競，耶穌會黨太子，

喇嗎黨雍正（此言夏穗卿先生爲我言之）既失敗於外，又遭讒於羅馬。而傳教一事，乃竟爲西學輸入之一障害。此其二也。有原於社會之風尚者，民族富於調和性，故歐洲之復古爲衝突的，而清代之復古，雖抨擊宋學，而憑聖經以自保，則一變爲繼承的，而轉入於調和輪廓。不明瞭此科學之大障也。此其三。民族尚談玄，藝術一途社會上等諸匠人，而談空說有者，轉足以自尊。此其四。今時局機運稍稍變矣，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而社會之風尚猶有足以爲學術之大障者，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實利主義興，多金爲上，位尊次之，而對於學者之態度，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而一方則談玄之風，猶未變。民治也，社會也，與變法維新立憲革命等，是一名詞耳。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此則願當世君子有以力矯之矣。

民國十年正月二日

蔣方震

自序

(一) 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二) 余於十八年前，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章末結論云：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

又云：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縲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爲精密。

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

(三) 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故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爲主，其他則附庸耳。

(四) 「今文學」之運動，鄙人實爲其一員，不容不敘及。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卽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也。其批評正當與否，吾不敢知；吾惟對於史料上之梁啓超力求忠實，亦如對於史料上

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

(五) 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六) 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更無餘裕覆勘，舛漏當甚多，惟讀者教之。

民國九年十月十四日 啓超識

第二自序

(一) 此書成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而蔣方震林志鈞胡適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說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三君之說，不復具引，非敢掠美，爲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禮所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謹記此以誌謝三君。

(二) 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此書既脫稿，諸朋好益相督責，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於是決意爲之，分爲五部，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清學也。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草創正半。

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厲而已。故此書遂題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

(三) 本書屬稿之始，本爲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卽復怠於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概論」：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五部完成後，當更改之耳。

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啓超記。

清代學術概論

中國學術史第五種

新會梁啟超著

一

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嚮；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爲時代

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羣衆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畫，有組織；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其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相不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採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支派，甚且相嫉視相排擊。雖然，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此種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愈擴大，久之則成爲一種權威。此觀念者，在其時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傳捍衛爲己任，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權威漸立，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

然，而共以此爲嗜；若此者，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風氣」；風氣者，一時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其性質幾比宗教矣。一思潮播爲風氣，則其成熟之時也。

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

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啓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啟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閣置之謂；其建

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穀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啓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於是進爲全盛期：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潛伏，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養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爲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闖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此全盛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住」相。更進則入於蛻分期：境界國土，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取得局部問題，爲「窄而

「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駸駸乎奪其席；此蛻化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異」相。過此以往，則衰落期至焉：

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潛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摭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剏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

當佛說所謂「滅」相。

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而有清三百年，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

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其盛衰之跡，恰如前節所論之四期。

其啓蒙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

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游談無